



深居野莓谷

■何文胜

忽又读到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”,这是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句子。我想,如果他当时来过衡山野莓谷,可能传说中的桃花源就要换地方了。

从市区出发,两小时以内随可到达景区。走过一段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、呈逐级下降趋势的石板路,车子河瀑布就从四围未知名的山峰峡谷奔涌而来,在整块巨大岩石铺就的河道上流过,晶莹剔透。

偶尔可见浑圆规整的冰白,这地貌我在南岳的多处溪流峡谷中遇见,就常兴起沧海桑田的感触。子曰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,在大自然的面前,在时间的流逝之中,个人的有限生命是多么的短暂渺小!

在瀑布的近旁,有南岳植物界的“扛把子”——两棵巨大的红豆杉。自从被发现具有抗癌特性而声名显赫后,它们就被施以围栏,加以保护,树上更是系满了祈福的红飘带,上面写着人们朴素的心愿。它们一公一母,雌雄不同株,就这么隔壑相望千百年,近在咫尺,而不能耳鬓厮磨,这是一份多么坚贞的爱情!它们的“守护者”守着一个摊子,卖些饮料零食之类,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,偶尔解说一下“千年相思树”的故事与传奇。

行至这里,应该已经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紫盖峰的地界了。在它的密林深处,一定隐藏着不可计数的秘密通道,可以通向任意你想去往的地方。这里,有一段麻石铺就的茶马古道,石材早已斑驳,凹凸不平,蜿蜒着延伸到谷底,延伸到远方。透过两旁的树木阴翳,阳光下泻,产生出奇幻的“丁达尔效应”,也令思绪不由闪回到那些“物力维艰”的年代。

在我国,名为“茶马”的古道可谓多了去了,它们仿佛就是古人经济生活的脉管,仰赖人力的艰辛,把各地出产的物资,尤其是生活必需品,输往需要它们的地方,哪怕远在天涯海角。就我而言,应该走过不下十余处“茶马古道”了吧,比如六月在炎陵云上大院,七月在云南昆明时,都走过。我想,如果有人通过考证,专门绘制一幅茶马古道分布图,那肯定是为极为震撼的一张行旅图,一张物流图。我们时常对古人以人工伟力所创造的恢宏奇迹发出浩叹,诸如故宫、长城、大运河、金字塔等,可实际上,茶马古道、丝绸之路、海上瓷器之路这样的不曾留下特别辉煌实物的传奇,可能更加令人震撼。

在深居山林的人家落脚,几无例外,他们总会“设酒杀鸡作食”,给予最好的招待,一律秉持着最朴实最厚道的礼数。有时候,你未免会为这样略带拘谨的客气谦卑感到一丝愧疚。这里面或许是有一丁点根深蒂固的卑微,因而感觉必须以自己最好的东西去款待客人,方才心安。更有甚者,仿佛倾其最好也不能表达他们的心意似的。但是,正如古人云,“千金为半,二文为满”,这里的诚意满满,总是令人感动。

在屋场边发现几个似乎是随意放置的石质柱础,应该是他家曾经的宅邸废弃后的留存。而这家男主人现在正在山下做工,除却日常开支和留给儿女的学费,其它收入几乎都用来盖房。我认为,对一幢自家房子的梦想,几乎是绝大多数乡民毕生的追求。他们必先千方百计砌了高大的楼房主体,贴上金碧辉煌的面砖,装上最新款大气的门窗再说,然后,里面的装修则留待以后徐徐图之。这与城里人的分期购房相较,可以称之为“分期建房”吧。说到底,在深谷山林世代居住,魂牵梦萦要建一幢好房子,或许有那么一点虚荣,但又无不是受国人安土重迁的基因的深刻影响。

高山有好水,好水沏好茶。在山民之家,往往凭一根竹子搭建的管道就将高山好水送到嘴边。我们走出深谷,回到出发点,就围拢几位朴实的茶农。他们条索紧实的茶叶就用简单的塑料袋装着,打开来,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见我们游移不定,还要“延至其家”去实证一番。就见各家门前或堂屋里,都用硕大的竹簸箕晾晒着新制的云雾茶,虽然工艺、品相和包装略有缺失,但东西无论如何是不错的,因为几无弄虚作假的必要。我一向主张到什么地方,都适当买一些当地特产。花费丰俭由人,但积少成多,对当地人,尤其是大山深处的人,就可以有所助力。我带了一袋,做个纪念。

我们喝茶闲聊。大家都建议山民说,你也搞民宿啊,南岳是我们的风水宝地,特别是盛夏,有时候可谓一房难求,这里距离核心景区是有点远,但是慢慢来,反正房子是现成的,靠着亲戚朋友推介,年年都会更好起来的。他们大多笑着说,想当然想,只是哪那么容易!然后,就显出憨憨的神情。

此时,金乌西坠,暮色将合。山风鼓荡,松涛阵阵,更见竹海起浪,层层叠叠,颇有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即视感。

秋 风 起

■屈芳芳

放假了,孩子们吵着要到乡下去钓鱼。

走在机耕路上,空气里弥漫着桂香,丹桂细碎的小花缀满枝头,树下红艳艳一片。两旁的稻田里,一季稻已经收割,只留下枯黄的稻茬,公鸡母鸡在田间觅食。

赤脚医生傅宜忠家的柿子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柿子,塘边的瓜架上,丝瓜、苦瓜开着黄的花。

在洋湖幽古渡口,孩子们虽然没有钓到鱼,却玩得开心。一只轻盈的小划子从水葫芦深处向我们划来,划船的傅娟公笑盈盈地对孩子们说:“钓到鱼没?”小侄女咧着嘴笑。傅娟公直起身子往桶里望了望,调侃道:“天变凉了,鱼躲到水草里睡觉去了。”孩子们又是一阵笑。傅娟公一边摇摇头,一边笑着离开了,篙子打在水面上,荡起雪白的浪花。

今天一整天都非常的凉爽,河洲上,村民们还在劳作。有的在整地,有的在除草,有的在挖菜眼。斗杨屋场的杨良国老人正在用锄头整地,老人整的地特别均匀,横成行,竖成行,四面的水沟挖得不深不浅,溜溜光光。已整好的油菜地里,抽水的管子哗哗地流出水来,看着水流灌入一行行水沟里,你仿佛听得见来年春天油菜花开的声音。老人家的两头老黄牛正在埋头吃草,时而甩着粗壮的尾巴驱赶背上的蚊虫。还有一头老水牛,正蜷曲着四条腿,趴在草地上打瞌睡。

晨光熹微中,我徜徉于林间堤岸,目之所及,芳草萋萋,云朵若花,袅袅金风携着大地与植物的清香,沁人心脾,不由得在心中吟哦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澹澹江水中,不时有野鸭悠然游弋,它们在碧水间若隐若潜,妙趣盎然。莹莹露珠在草尖树叶间滚动,像一群顽童在乐此不疲地追逐嬉戏。寒蝉在树梢如“秋后的蚂蚱”,还在奋力扯着嗓子,为最后的“绝唱”画上一个“坚韧”句号。河堤边的一排排垂柳,如步入人生暮年的老者,做着静默沉思状,也为这清秋平添了几许深邃与凝重。

冉冉晨曦中,朵朵白云似开在广袤穹宇中的花儿,它们时而一簇簇聚拢,如满园牡丹竞相绽放;时而又柔曼舒展,如仙子的裙袂飘带在碧空飘曳,瞬间就让人心间起了远意。

记得多年前家乡的那个秋日,秋雨初霁,山川草木像被濯洗过一般醒目,白云如纱似绸,唯美曼妙地轻绕于山梁间。回眸一瞬,看到一朵硕大无朋的“蘑菇云”飘浮于山巅,奇绝诡谲,如蓬莱仙境陡显

忙完的乡亲便三三两两聚在村部旁边,在范长塘屋场的商店门口打打小字牌。

电线杆上的鸟雀非常多,叽叽喳喳很热闹。小侄女在树下尖叫:“姑姑,燕子!”

“不是燕子,是麻雀!”我肯定地说。

“不对,不对,是燕子,燕子的尾巴像剪刀!”小侄女争辩。

正当我们在争论时,傅宜忠老人走了过来,笑着说:“真是燕子呢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年年这个时候,成群结队的燕子就会来这里‘会队’。”

一路上,孩子们追逐着燕子,嘻嘻闹闹。不远处,一位老人正在稻田里弯腰拾“义禾谷”。小侄女又尖叫着说:“姑姑,你看,好像太婆!”小侄女的话,一下把我带到了小时候。

儿时,每到这个时候,秋风吹起,奶奶都会挎着一个篮子捡“义禾谷”,从渣江驼背树一直捡到台源花滩。路上遇见认识的村民,他们都会向奶奶投去敬佩的眼光,说:“咯是秋夏村蒋奶奶,好发狠,八九十岁了,还在田里捡‘义禾谷’。”

义禾谷是稻子收割后,从稻茬里长出来的稻穗。到了春节,我们跟随父母给奶奶拜年,奶奶便踮着小脚,从趖柜里翻出一小袋“义禾谷”,给我们这些孙辈吃,说:“咯‘义禾谷’冒打药水,细尔子呷哒会长好高。”

而今,秋风又起,却再也不能看见奶奶在布满稻茬的田间弯腰捡“义禾谷”的身影了。

燕子还在洋湖幽的上空闹腾,从电线杆上飞到桂花树上,那剪刀似的尾巴,真好看!

眼前,人们纷纷步出家门,望云惊赞!一群信鸽扑棱着翅膀,在云层间上下翻飞,像是大自然的恩典,那一刻,唯美中多了一丝灵动祥和,正如蔣勳所言:“山水里有读不完的故事,那风景无言无语,却仿佛用静定的沉默说着领悟不完的智慧。”那碧空飘浮的每一朵云彩,都在传递着无声的讯息,让蒙尘之心远离喧嚣纷扰,回归恬静安然。

秋风逸逸间,离枝的黄叶在空中飘零,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。河岸的甬道边,水杉羽状的叶子已退去翠绿的外衣,像被烈火淬灼过一样,大片的叶子已开始泛黄。静望荷塘,“一片残荷摇碧水,半池薄雾锁清秋”,满池的残枝枯叶,却风骨凛然,如美人迟暮,有一种“极衰”之美,撼人心魄。

文友从枫林深处发来视频,对我高赞那“红于二月花”的枫叶之魅。她着一袭白裙穿梭于枫叶流丹间,那尽染层林的火红靓丽,道尽秋之斑斓和磅礴之势。行道边,公园里,金灿灿的银杏叶似飞舞的黄蝶缀满枝间,“艺术范儿”极浓的友

秋登巨麓峰偶得

■陈学阳

雾中登顶

晓雾茫茫一径开,纤登沾露净心埃。
层峦隐掩疑仙宿,欲借西风诉壮怀。

峰巅观湖

迭嶂棋围德训边,犹如群鹤聚湖前。
雄鹰片片飘飘下,疑是云河借画船。

天池看泉

澄池不寂隐危巖,闲看流云静看天。
已惯荒凉稀客至,青丛伴吐吐甘泉。

山野赏花

寻芳不感散朝霞,百度识图正众家。
园卉斗妍人少问,吟玩偏爱野山花。

草丛遇兔

不厌山花僻路行,爰爰野兔草中迎。
拔毛货我为神笔,泼墨穷诗任纵横。

归途扑栗

曲径通幽异木多,偶逢野果遍山坡。
欢归女客闲无事,扑栗争相送大哥。

桂 花 落

■吕振华

看见四面八方的雨
有的挤占桂花的金黄
有的还在追赶的路上

听见窃窃私语,耳濡
目染,将一粒粒花骨朵
馈赠人间的清香和风尘

每一朵花都欣喜若狂
漫过整个秋天
漫过一切朴素的生活

漂泊在外的游子
总有故乡的瓣瓣桂花
无声地落入内心

